

【国际政治前沿译丛】

丛书主编：俞可平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理解国际关系（第三版）

【英】 克里斯·布朗 (Chris Brown)
克尔斯滕·安利 (Kirsten Ainley) / 著
吴志成 刘丰 刘佳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1 - 2005 - 5499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ris Brown and Kirsten Ainsley

© Palgrave Macmillan 1997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Chris Brown and Kirsten Ainsley,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rd edition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the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 Palgrave Macmillan 授权中央编译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解国际关系:第3版/[英]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
克尔斯滕·安利(Kirsten Ainsley)著;吴志成,刘丰,刘佳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7

(国际政治前沿译丛)

ISBN 978 - 7 - 80211 - 993 - 2

I. 理… II. ①布… ②安… ③吴… ④刘… ⑤刘…

III. 国际关系 - 研究 IV.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5316 号

理解国际关系:第3版

出版人 和 龔

丛书执行 贾宇琰

责任编辑 严海波 董 巍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总编室) (010) 66509366(编辑室)
(010) 66161011(团购部) (010) 66130345(网络销售)
(010) 66509364(发行部) (010) 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 787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325 千字

印 张 25.2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66509618

缩略词

- BIAs 双边豁免协定
- BWs 布雷顿森林体系
- CAP 共同农业政策
- CEDAW 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国际公约
- CFCs 氟氯碳化物
- ECLA 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
- EDU 欧洲防务联盟
- FPA 外交政策分析
- GATT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 GSP 普遍优惠制
- ICC 国际刑事法院
- ICRC 国际红十字协会
- ICTR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 ICTY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
- IGOs 政府间组织
-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PC 商品综合方案

- IPE 国际政治经济学
- IR 国际关系学
- IRBM 中程弹道导弹
- ISI 进口替代工业化
- IT 信息技术
- ITO 国际贸易组织
- KLA 科索沃解放军
- LIEO 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
- MFA 多种纤维协定
- MNC 跨国公司
- MSF 医生无国界
-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 NGOs 非政府组织
- NICs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 NIEO 国际经济新秩序
-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R&D 研究和发展/研发
- RAM 理性行为者模型
- SRF 苏联火箭部队
- UN 联合国
- UNCED 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
- UNCTAD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 VERs 自愿出口限制
- WMD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 WTO 世界贸易组织

第一版序

这是一本教科书，一本关于国际关系学科的导读。本书的目的是在相对有限的篇幅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当前状况作一个概览。这本书可以作为本科阶段导论性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这个领域里越来越多的研究生的一般性理论导读。有时有人设想，本科生和研究生所需要的文献资料不同，但我认为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各个层次的优秀学生都需要用心和得到鼓励。本书的写作假定，所有读者均用心并愿意努力理解有时极其复杂的观念。

有时人们会有一种想法，认为“理论”仅仅适合于“高层次”学生，一般导论性的教材不应该采取理论导向。人们担心学生们对理论不感兴趣，他们学习国际关系有一种现实的定位，如果要求进行概念的、抽象的思考会产生疏离感，最重要的是学生们希望被告知“正确”答案，而不是了解到即使是权威们在学科最基本的问题上也存在分歧这一事实。我们必须反对这些态度。所有对国际关系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解必定是理论性的，问题仅仅在于这种理论性是明显的还是暗含的，最优秀的学生们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真正的危险在于把国际关系学当作一种与理论无关的论述、“时事评论”、“高级新闻”的附属等，这使得这门学科疏远了我们学生

中未来可能出现的更优秀的理论家，仅仅吸引了那些更具有经验性思维的学生。这一点尤为令人焦虑，如今的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理论上日益成熟和富有挑战性的社会科学，是一个充满重大辩论的领域，比如施动者—结构、性别、认同以及后现代和后结构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幸运的是，这种状况已经引起这个领域中大量理论上成熟、素质较高的研究生的反思——有趣而又令人不满的是，如此多的学生发现了国际关系理论对他们的重要性，而如此少的学生是通过国际关系的本科教育进入这个学科。

在讲授理论的时候，它通常只是作为实践的附属；引导学生进行抽象思考是给他们增加负担，对于他们的努力必须许之以直接的、切实的回报。在这个显而易见的原则之下，人们不断强调理论的“适当性”。相反，我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个令人着迷的领域，本身就值得研究——所幸它也具有很强的实际相关性，不过任何人如果仅仅从实际的角度研究这个领域，那将遗漏大量的内容以及其中所蕴涵的趣味。

此后的各章被分成四个部分，各个部分篇幅不一。第一部分（第一至三章）首先是对理论性质的简介，其后阐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1914年至1918年之间的自由国际主义，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论争，1945年以后现实主义的综合，20世纪60年代有关方法的辩论，多元主义与结构主义，以及当前处于正统地位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连同对它们的批评等。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对国际关系的当前思考，这段历史必不可少；它给学生提供了这个学科中的基本术语和语法，缺少了这些，我们就不可能阅读当前的文献。就这个学科的大部分历史而言，国家一直是关注的焦点，现实主义是最重要的理论，因而第二部分（第四至六章）考察了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典型议题：国家理论、外交政策的制定、施动者—结构问题、权力、安全、战争与均势等。第三部分（第七至十章）探讨的是不太以国

家为中心的论述 “全球治理”的概念、世界经济的运行及其代表性机构、以及南北关系等。最后，在第十一和十二章中，考察了冷战结束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

尽管这看起来表现出一种思想的递进，我还是力图避免以这种方式来陈述文献，以表明思想越新越好，或者表明任何理论的对错可以不证自明。我对这本书所涵盖的大多数主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通常也不难发现这些观点，不过我认为教科书作者的角色主要不是去谴责或者歌颂，我的目的是尽可能公允地陈述相关的论点。因此，我并不打算掩饰自己对国际关系中新现实主义理论化不抱同情之心，而且我在许多章节得出的结论也不可能掩饰这一点。但是如果新现实主义者认为我在此书中对其研究的陈述是对他们的抨击，我将感到非常沮丧。新现实主义是一系列学术上严谨而且富有挑战性的思想——正如它如今所依据的“理性选择”概念一样。它值得非常严肃地对待，而且我希望自己在接下的论述中能够做到这一点。

在此书的不少地方，我提到了“后实证主义”的国际关系，尤其是对后现代主义、性别和批判理论的研究。不过，这是一本关于理论的著作，而不是关于方法论或者科学哲学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后实证主义的涵盖仅仅限于那些后实证主义者们对理论有实际贡献的领域，而不是展望后实证主义理论真正到来之后的实际面貌究竟如何。这意味着对这些议题的涉猎是补充性的，而不像其信奉者那样吹捧。为了全书的布局需要，我必须作出妥协，因而仅仅简要提及我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我的目的是对学科的“现状”作出一种批判性的论述，而不是预测其在下一个千年的面貌——当然，对未来的评论自然而然会有所阐述，尤其是在最后一章。我突然想起一种音乐上的类比，借此可以说明我对全书的这种规划，20世纪音乐中的一些杰作的确是无调性或者序列性的，但是，如果不懂得那些伟大作品所反对的音调原则，我们不可能真正

鉴赏比如勋伯格 (Schoenberg) 的《管弦乐变奏曲 31 号》或者贝尔格 (Berg) 的《露露》等作品。本书对国际关系的叙述相当于那些原则, 同时也有一些关于如何超越它们的指示。无论如何, 许多坚守音调的现代作曲家也创造了优秀的作品……

为了提高文本的可读性, 参考文献被控制到了最少; 不过, 每一章都附有进一步阅读的简短指南。我力图给大家提供混合性的阅读材料——旧的和新的, 著作和文章; 考虑到图书馆预算的限制, 引用那些旧的但仍然有用的著述或许比引用最新的但难以获得的文献更有帮助。我试图给大家提供两种文献, 在书的末尾有一个完整的参考书目。

所有的教科书都是多作者的, 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我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已有 31 年之久, 从事这个领域的教学也有 26 年。在这个过程中曾经与如此多的教师、同事和学生交流思想, 以至于我很难说自己的思想来自何处。如果要列出过去许多年里影响我对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所有人, 肯定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特别提及迈克尔·班克斯 (Michael Banks)、詹姆斯·马耶尔 (James Mayall)、约翰·格罗姆 (John Groom)、苏珊·斯特兰奇 (Susan Strange) 和史蒂夫·史密斯 (Steve Smith), 并没有对其他许多人有不敬之意。出版社的许多匿名读者对这本书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评论。格雷厄姆·史密斯 (Graham Smith) 帮助我避免了关于环境的一些低级错误, 不过他仍然不赞同我在这个议题上的立场。苏珊·斯蒂芬森 (Susan Stephenson) 协助我制作了索引。特别要提及的是, 我受益于当今英国两位最优秀的年轻一代国际关系理论家的广泛评论: 布里斯托大学的莫利·柯克兰 (Molly Cochran) 阅读了第一、二部分, 尤其帮助我澄清了许多表达上的问题; 阿贝斯特威兹威尔士大学的提姆·邓恩阅读了全书, 帮助完善了通篇的论证, 特别是促使我重写了第十二章。与通常的免责声明一样, 所有存在的事实和阐述错误都由我个人负责。感谢上面所有人, 感谢在肯特大学和南安

普顿大学的同事，感谢史蒂夫·肯尼迪，以及感谢S 314 (Kent)、PO 105 (Southampton) 两门课程的约一千五百名学生，他们在过去一些年里出席我的课程（或许有缺席），他们时而诺诺称道，时而凝视窗外，时而满脸疑惑，时而哄堂大笑——始终让我心情愉悦、受益匪浅。

克里斯·布朗

1997 年于南安普顿

第二版序

在《理解国际关系》第二版中，我保留了原书的基本顺序和结构——不过我把一些不必要的章节化整为零，归并到了各个“部分”中。所有各章都进行了修订和更新，而且还有一些更实质的变化。重新组织了有关一般性理论的两章内容（第二、三章），重写了第三章的许多部分；第二章是 20 世纪国际关系理论的简史，而第三章对当代理论进行了概述，对“建构主义”和其他后实证主义运动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在第九章中作了实质性的修改，承认了葛兰西国际政治学的重要性。

最后两章的变化最大，这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本书第一版写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受到“后冷战”思潮的影响。这一点现在必须被抛弃。长期从事国际关系教学的教师可能看到希思罗机场起飞时刻表上的“圣彼得堡”时才会恍然大悟，不过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冷战的确已经成为历史。我们在思考未来世界政治时，不能再按照那些以 20 世纪后半叶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冲突中得出的结论作为指引。第二个变化关注的是所谓的“G”世界——全球化。《理解国际关系》第一版并没有充分重视这个概念，以至于一带而过。这是一个错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应该接受那些代表

全球化的极端的主张，这要求我们敏锐地把握世界的发展，这样才能拒绝那种认为世界经济和全球社会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必须重新理解国际关系范畴的观点。最后两章反思了这两种再定位——或许仍显得不够充分，不过，如果还有可能，对全球化影响更全面的论述就只能留待第三版了。

我衷心感谢所有那些对第一版提出修改意见的人，以及许多指出其中谬误的学者。史蒂文·肯尼迪一直是一位堪称楷模和充满热忱的出版人。提姆·邓恩对每一章的初稿都提出了有益的评论。自写作第一版以来，我从南安普顿大学迁到了伦敦经济学院。在这里，我又一次享受了讲授国际关系导论课程的愉悦，而这一次我所面对的学生肯定是这个国家中最为机智敏捷和准备最充分的学生群体之一；我要向他们致谢，并把 IR100 (LSE) 列入第一版序言的课程清单中。

克里斯·布朗

2000 年于伦敦

第三版序

第三版《理解国际关系》较之前两版的最重要变化在于，这是一部合力完成之作。柯尔斯滕·安利不仅写作了第十一章，修改了第二至第六章，完成了全书的参考书目，还评阅了每一章。此次合作非常圆满；柯尔斯滕写作的一章极其精彩，全书因她的鼎力合作而从整体上得到很大的改观。简言之，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我和她共同的著作，当然，由于其基本结构以及许多独到之处继承了前面几版，本书内容最后由我独自担责。

克里斯·布朗

在前一版序言中，作者曾许诺，将在未来的版本中对全球化作更为全面的论述，我们本希望这一许诺在第三版中得以实现。但是，正如一句老话，“世事无常”。第二版出版于2001年春季，6个月之后发生了对美国的9·11袭击。第三版则不可避免地对9·11事件带来的后果及其原因作了反思，当然，它并非与“全球化”进程之间毫无关联。

第一至第六章考察了国际关系学的论述及其核心概念的历史——基本保持了前几版的原貌，只是增加了一些附带的说明和例证，以

及全面更新的进一步阅读材料。第七至九章“全球治理”、“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全球化”——重新组织了散见于第二版中5章的材料。一些纯历史的材料被删去了，还有一些细枝末节的修剪，但是这样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重新组织，并不是全面地删减。一个实质性的变化在于，这一版没有专门用一章来讨论南方国家。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因为无论是从世界经济还是从世界政治、社会或者文化因素的角度来看，南方国家这个范畴已经不再有意义。不过，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全球不平等问题，可以将穷国的问题抛在一边，或者强调这些问题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被边缘化。恰恰相反，这些议题不断地出现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没有将它们单独成章，实际上是为了给予更多的关注。

第十至十二章完全是新写的，尽管它们涵盖了第一、二版中出现的一些材料。第十章考察了新的认同的国际政治，宗教作为一种国际关系因素的复苏以及1989年以后民族主义的回潮。第十一章关注了个人作为国际行为体的兴起、人权政治、国际刑事法律的最新发展以及人道主义干涉的理念。第十二章讨论了美国霸权的问题。显然，这三章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讨论了全球化以及9·11事件。

我们要感谢迈克尔·安利 (Michael Ainley)、迈克尔·考克斯 (Michael Cox)、金伯利·哈钦斯 (Kimberly Hutchings) 以及娜塔丽·乌洛达克雅克 (Nathalie Włodarczyk) 对个别章节的评论，也要感谢我们的出版商史蒂文·肯尼迪 (Steven Kennedy) 以及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 (Palgrave Macmillan) 的匿名评审人，感谢他/她对本书的热忱投入。

克里斯·布朗
柯尔斯滕·安利
2004年于伦敦

译者前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与对外交往的加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呈现出繁荣之势，大量外文文献的引介和翻译即是其重要表现之一。近年来，国际关系领域的经典名著和教科书被大量翻译为中文，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教学与研究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不过，在这些译介的文献中，专著居多，教材偏少；而已翻译的少数教材或偏重纯理论，或偏重实务。为了提供一本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既可作为教科书也可供高层次的研究人员参考的论著，中央编译出版社从大量的西方国际关系著作中精心挑选了《理解国际关系》一书。

本书的主要作者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是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教授，曾先后执教于肯特大学、南安普顿大学，出版了《国际关系理论：新的规范路径》、《主权、权利与正义》等专著，主编《政治思想中的国际关系：从古希腊到一战》，并在许多主流国际关系杂志上发表了数量颇丰的论文与评论，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布朗教授的研究兴趣集中于国际政治理论、人权与全球正义，他本人作为国际关系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的倡导者在国际关系理论界享有盛誉，是当今英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领军人

物之一。本书另外一位作者克尔斯滕·安利（Kirsten Ainley）是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讲师，研究领域涉及人权、规范理论等。

正如作者在序言部分开宗明义地写道，《理解国际关系》是一部有关国际关系学科的导读性著作。全书共十二章，内容涉及国际关系的界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流变、外交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冷战后国际关系的现实等，对国际关系这一研究领域作了横观纵览似的扫描。本书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讨论了“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定义问题，梳理和评介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与演进。

作者首先考察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内涵、研究对象、学科归属、核心概念以及理论视角等。对“国际关系”这一研究领域进行界定是任何一本国际关系学教科书无法回避的议题，定义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决定了国际关系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和研究领域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然而，国际关系又是一个处于变动发展中的学科，尽管其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已有 80 多年的历史，但是学术界对这一基本概念及其研究范围的认识存在着诸多争论和异议。传统上理解的国际关系主要是指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关注外交和安全等“高级政治”领域的议题。二战结束以后，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凸现，国际关系行为体呈现出多样性，经济、社会、文化等“低级政治”领域的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和议题也越来越广泛。作者分析了对国际关系界定的几种代表性观点，认为传统上理解的国际关系范围太过狭隘，不能反映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但是激进的观点又过分强调了所谓的“全球政治”、“世界政治”，使得学科属性过于宽泛。

理论是一门学科最重要的知识构成单元，理论的成熟也是学科

发展的重要表征。在国际关系领域，存在着多个理论学派、各个学派内部又有诸多分支，这些学派及其分支之间的论争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科史/理论史的基本图谱。第二、三章梳理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纷争与辩论，介绍了其演进历程与当前发展。总的看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过去 80 多年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理想主义（自由国际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国际关系学科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其创立反映了人们对战争的厌恶以及对和平的憧憬，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倡导自由贸易、集体安全和国际道德来达到和平的理想主义首先登上国际关系理论舞台，并且成为占据主导的思想。30 年代末至 40 年代末，以卡尔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者对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与脱离现实的政策建议提出了猛烈的抨击，二战的到来也使得理想主义声名狼藉。1948 年，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一书问世，标志着以强调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学科的主导范式。（2）20 世纪 50、60 年代，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之争。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二次论战是方法论之争，其中的一方是主张坚持历史、哲学、法律等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的传统主义学者，另一方则是借鉴政治学的行为主义革命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行为主义学者。尽管这场辩论的双方在观点上并不能作高下之分，但是从执国际关系研究之牛耳的美国学术界的发展来看，强调科学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行为主义明显占据了上风。（3）20 世纪 70、80 年代，多元主义（新自由主义）、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争。70 年代以后，国际政治中出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跨国公司作用凸现、石油危机等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也促使人们反思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命题，强调相互依赖、国际制度以及民主政体等不同要素的自由主义分支开始复兴。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以联合的面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引起了人们对发展问题、南北关系、国际经济秩序的讨论，以依附论

和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面对现实变化与其他理论的挑战，现实主义也适时进行调整和修正，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所开创的新现实主义标志着现实主义发展为一种简约、科学的理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由此，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4）20世纪80年代至今，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争。从80年代初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主流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所代表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理性主义认识论提出质疑，对国际关系学科狭窄的研究议程、单一的研究方法表示不满，出现了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规范理论等新思潮、新理论，冷战的结束更是对这些研究路径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前，这场涉及到国际关系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辩论仍在继续。

第二部分探讨了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评析了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理论与实践，考察了均势与战争在国际安全中的作用。

尽管国际关系的研究范围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国家与国家间关系，但毫无疑问，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国家之间的互动也仍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鉴于此，本书第四至六章以传统的学科概念为起点，着眼于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议题。

民族国家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5、16世纪，这一体系首先发端于欧洲，而后逐渐扩展至全球。在国际体系中，国家间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一国的外交政策及其行为，而谋求、维持和拓展国家利益是国家行为的首要驱动因素。在第三章中，作者主要讨论了外交政策的制定，尤其是介绍和评析了格雷厄姆·艾利森的“决策三模型”。在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经典案例研究中，艾利森提出了国家进行外交政策决策的三种主要模式——“理性行为体模